



最近，孔乙己文学 爆火 ,对于年轻人到底该不该脱掉这身 长衫 ,也是争论得热火朝天。孔乙己是中国近代文坛巨匠鲁迅先生所著短篇小说《孔乙己》中的主人公 ,他是一位落魄的老童生 ,在那个时代的夹缝中无所适从。他执着于自己所谓的身份 ,却又活得很卑微。他是读书人 ,而长衫便是读书人的身份象征。然而 ,他终究是学无所成 ,既没有进学 ,又不会营生 ,日子过得穷困潦倒。日前 ,市四中的学生们从不同视角 ,重新演绎了孔乙己的故事。

## 掌柜的日记

市四中九(7)班 王奕心

1918年3月2日

长衫主顾着实难伺候 ,小伙计已经支不住他们了。我有什么好帮他的呢 ?和我没关系。今天的收益不错。长衫主顾好孺水呀 !他们来 ,多半是为了炫耀。

1918年4月11日

天渐热了 ,但掌柜这个职位还是很舒服。一出门就热 ,太阳很烫。1918年4月13日

今天来了个客人 ,听说唤作什么 孔乙己 。怪有趣的 ,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对人说话 ,满口之乎者也。身材够结实 ,脸色却像营养不好 ,青白的。脸上沟壑纵横 ,像后村好久没水的河潭一样。对了 ,这 沟壑纵横 是他执意要教的 ,读书人的作用只有执意教写字了吗 ?长衫这么破 ,还不如我呢。收他当我们店里的笑客 ,可是他的一个好去处。他不兴这行呢 !真是麻烦。嘿嘿 ,他爱偷书。不知道他偷书是给别人抄书本的 ,还是自己看 ,又还是认多几个字的。我要把账本藏好了 ,哪天也被他偷了去 !最讨厌的是 ,他总狡辩 ,说什么 君子固穷 、什么 者乎 之类。算了算了 ,想起来他排出九文钱的阔绰 ,也跟着笑笑吧。

1918年4月26日

原来 ,孔乙己是个绰号。听小伙计说 ,是从描红纸上的 上大人孔乙己 上取的。本人只是姓孔而已。唉 !孔子有了这么一个后代 ,真是憋屈。半个秀才捞不到 ,只会之乎者也。他读书读个什么劲呢 ?难道就为了考取秀才吗 ?他倒是也可开个饭馆什么的。算了 ,他没钱。不与他说了。说他干吗呢 ?他是一个客 ,总不拖欠 ,这么多客里最好的了。就冲这 ,我也用得起 乎字了 ,我还是个掌柜 ,岂不如他孔乙己好 ?算账去。

1918年5月2日

孔乙己又偷书了 ,好笑极了。

1918年5月23日

招呼人  
算账  
看孔乙己  
招呼人  
算账  
看孔乙己

1918年6月13日

孔乙己今天又来了。今天是端午 ,邻居的小孩都来玩。酒店里的笑声比以前更响了 ,许是孔乙己来的缘故。孔乙己要了盘茴香豆 ,邻居的小孩一下就围到他身边去了。这个时候 ,客人们都不笑弄孔乙己 ,该是希望自家的小孩能为家里省口零嘴。哎哟 !我是要孤寡一辈子喽。孔乙己又开始令人讨厌了 ,说什么 多乎哉 ,不多也 。所有人都在笑 ,掌柜的风光去哪里找 ?要不是看在他招揽钱财的分儿上 ,早就把他轰了 !一个穷书生到最后能有几个钱 ?

1918年9月17日

孔乙己很久没来了 ,他还欠十九个钱 ,马上要中秋了。

1918年11月8日

今天立冬 ,几个短衣帮来喝酒。孔乙己终于来了 !满是尘土 ,还被打断了腿。我就知道穷书生没好下场。他会还钱吗 ?

1919年2月1日

春节。就剩孔乙己欠钱。

1919年6月2日

算了吧 ,有很多人还了。孔乙己的钱吧 ,算是还不了了。我咒他。

## 酿人生

市四中九(8)班 徐诗璐

一碗黄酒能去往何处 ?无非是酒坛、酒碗、酒客的肚。一只碗又何去何从 ?不过是柜台 酒桌 柜台。

我便是这样的一只酒碗。醇香的黄酒在坛子里是纯净的 ,只是到了我怀里便要掺了水 ,充满铜臭与腐败。我漾着夹了水的黄酒 ,疑惑酒客难道喝不出来 ?黄色的酒液扩出圈圈波纹 ,像酒客们脸上讥讽的笑 ,打破麻木冷酷面庞的 ,正是孔乙己。

温两碗酒 ,要一碟茴香豆。依着酒液中晃动的倒影瞧去 ,那便是孔乙己了。花白胡子 ,皱纹间夹着伤 ,面色青白。这人与短衣帮相同 ,在店外站着喝酒 ,却又身着长衫 ,不伦不类 ,于是人们便要笑他。孔乙己 ,你又偷东西了 ! 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清白 ?他的身上早已不干净 ,破旧的长衫 ,脏。他窘迫得红了脸 ,争辩时却软弱了 ,读书人的事 ,算偷么 ? 君子固穷 他急切地拿起我 ,想要将讥讽混入酒中一饮而尽 ,连带他的屈辱。可他终究还是小口小口地啜 ,既像为了读书人的尊严 ,也像为了延长饮酒的时间 ,钝化苦痛。

他的唇抿在我的身上。并无不同 ,孔乙己与短衣帮的嘴唇 ,同样温热干裂 ,是最柔软也最伤人的。唾液濡湿了我的身体 ,苦涩而咸。手掌将我包覆住 ,慢慢

地揉捻着 ,想要把痛与伤寄托在酒碗上 ,苦涩似一坛陈酿。

孔乙己在哄笑中走了。

后来呢 ?

后来 ,杳无音讯。

他大约的确死了。

明明是同样湿热的唇 ,同样皴裂的手 ,同样被压抑得不能抬头 ,短衣酒客羞辱他 ,取笑他。他并非没想过融入短衣酒客 ,可一旦褪去长衫 ,他就与他们并无不同。他清楚 ,清楚得像喝下肚的黄酒 ,多少苦涩多少假水 ,他心知肚明。他不配为长衫主顾 ,不然也不会遭丁举人打断双腿 ,成为比狗还不如的残废 ,他又不愿麻木不仁 ,只得独守一身破烂长衫 ,直到老 ,直到死。

酒客抓到这么一个把柄 ,便要肆意凌辱他 ,博取无聊的欢乐与渺茫的存在感。这种凌迟的扭曲快感 ,一点一点啮掉了孔乙己。现在 ,他死了 断了腿 ,无人关心 ,下一个是谁 ?

没有人忆起他 ,仿佛从来便没有这个人。我日日念想着 ,希望再有一个不冷漠跋扈的人来此 ,我想比较一下 ,他的嘴唇与孔乙己的嘴唇与看客的嘴唇。

掌柜的 ,你这碗不行啊 !

怎么回事 ?

碎了 ,我的酒全糟蹋了 !

碎的 ,是我的心。

## 浅谈孔乙己



## 我是猫

市四中九(8)班 杨凯博

南方的八月间 ,骄阳似火。喵 这也太热了 !我舔舐着爪子和毛发 ,试图让自己凉快下来。但天气实在太热。

我看见前方有一家酒店 ,叫作 咸亨酒店 ,我连忙跑了过去想去避暑。

刚进酒店 ,就看到了一位站着喝酒 ,穿长衫的人。他身材很高大 ;青白脸色 ,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 ;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 ,可是又脏又破 ,似乎十多年没有补 ,也没有洗。旁边一圈的人穿的都是短衫 ,只有他穿着长衫 ,格格不入。

一个穿短衣的笑着说 :孔乙己 ,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他不回答 ,对柜里说 :温两碗酒 ,要一碟茴香豆。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地高声嚷道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孔乙己睁大眼睛说 :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什么清白 ?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 ,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 ,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 ,争辩道 :窃书不能算偷 窃书 ! 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么 ?店内外充满快活的气氛。

孔乙己喝完酒 ,便带着一些茴香豆离开了。

掌柜 ,你这儿哪来的野猪 ? 这不

是我的。

说完 ,他们便把我赶了出去。

中秋过后 ,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 ,看着将近初冬 ,我躲在一个稍暖和的角落 ,却不时地打着冷战。这时 ,一个人走了过来 ,他将我轻轻地抱起 ,抚摸着。我抬头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 孔乙己。他拿出几颗冻得发硬的茴香豆 ,放在我嘴边。我逐渐暖和起来 ,舔着他的手表示感谢

过了几天 ,寒风愈来愈冷。

晚上 ,我像往常一样躺在孔乙己的怀中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感受到孔乙己的呼吸愈来愈弱 ,还不停地颤抖。我跑到街上 ,想找一些人帮忙 ,可没人听得懂我的话 我咬住行人的鞋子往孔乙己的方向拉 ,想让他跟着我走。

那个人重重地踢了我一脚 ,骂道 :疯猫 ,这是我刚买的新鞋 !那人便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孔乙己身边 ,此时的他手脚冰凉 ,已失去了温度。我静静地躺回他的怀里

过了一天 ,有几个人发现了尸体 ,一具是人 ,另一具是一只猫

## 堕落日记

市四中九(7)班 张峰铭

一

今天 ,很猛烈的阳光 ,也是堕落的开始。

终日闲坐在家中 ,难免有些许空虚和无趣了 ,想要喝碗温酒 ,却身无分文。回过头想了想 ,我竟是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学了些孔子文学 ,但无济于事。

二

我实在太穷了 ,今天又去偷了别人东西 ,偷了几本书 ,被吊着打 ,身上又添了新伤疤。

但 好过于如此待在家中。只是这些伤疤难免让我感到疼痛 ,明日定要你们对我刮目相看。

三

今日去饮酒 ,买了两碗酒、一碟茴香豆 ,本以为可以让他们羡慕不已 ,但还是被嘲笑了。我竟被一个小伙计嫌弃。

路上 ,见一群小孩子对我笑 ,便分了他们几颗豆吃。他们哪能理会我的心情 ?只知道有吃的罢了。我想 ,我竟连一点尊严也没了。

四

有尊严地活着 ,真难。又有几天没喝酒了 ,四周全然弥漫着笑声 ,不知是日是夜。

五

天气愈来愈冷了 ,我真想喝碗热酒啊。

六

今天又去偷丁举人的东西了 ,偷了几本书 ,也只卖了两文钱 ,腿还被打断。为何如此对我 ?连我的腿都要剥夺走。忽然想了起来 ,自己还欠着十九文钱。放下尊严罢 ,把长衫卖了。卖了长衫 ,竟也不过两文钱。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有何用 ?倒不如去种地 ,至少还可以混口饭吃、混口酒喝 ,至少可以养活自己 ,不至于活成这样。

七

又去酒馆了 ,不过这次是用手走过去的 ,还是成为了他们的笑料。

八

我已知命不久矣 ,现今酒已涨到十文钱 ,还欠了十九文 ,我该如何是好 ?社会太冷漠了 ,他们太无情了 ,我终被遗弃了。

凡事总须研究 ,才会明白。古来时常社会黑暗 ,我也还记得 ,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 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四个字 麻木冷漠 !

我也是人 ,他们还是对我如此冷漠。

九

我是笑料 ,但他们也要成为我一样的笑料了 !

十

还有没有热情的人 ?

或者还有 ?

救救孩子

十一

就此绝笔吧

1919年3月